

教育 王平华

为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，现在社会上的各种教育层出不穷，从小教育到老，从内教育到外，胎儿教育；婴儿教育；学前教育；小学教育；中学教育；大学教育；成人教育；课外教育，还有老年大学教育等等。最为厉害的是老婆教育，这教育是一对的，是从一而终的，教育不限地点、不限时间的。凡经过老婆教育的老公，一般情况下，只能是言听计从，俯首听命。这样的家庭大都是蛮和谐、也蛮有趣味的。

老婆和我结婚以来，我生活中一些没有大原则性的事情，经常被她教育，我也“虚心接受，屡教不改”。老婆是家里永远的三指老师，指挥、指责和指导，我戏称她是“教育家”。

有时事情有点仓促，洗手后没有擦干手，水珠滴在地板上，被老婆看到，会遭到她的训责：“哎！哎！哎！又手也不措，地板上水滴滴答答，弄得一塌糊涂！你这人就是不讲卫生，邋里邋遢！”有时还要加一句“嫁给你也倒霉！”就是几滴水的事情，被她讲得我一无是处！我只能为此一笑：“好！好！我又错了！”就此这简单的几个字，老婆大人已经恼怒的龙颜，一下转而眉目含笑。

对于此种教育，我试图抗争过，如在家老婆非要我坐着小便，我理直气壮地讲：“男人是英雄起起，气昂昂地站着小便的，否则啥叫男人？”她先瞪你一眼，从卫生的角度来教育你，再搬出中央电视台《健康与卫生》节目中男性坐着小便有利于前列腺健康的理论来说服你。这下我不得不服了。因为我记得有个名人讲过：“勇于向真理屈服的人也是英雄。”为了当英雄，我只得顺从了。

有时我也试图教育她一下。老婆驾驶汽车的实习，是我手把手教她的。她开车二十多年来，汽车往前开的灵敏度、速度尚可，可倒车是她的软肋。我们共同开车外出时，她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又会唠叨地来教育我，指挥我，开这一道！开那一道，“哎！哎！又被别人插进来了！木了不得了！”这下，我要反教育了：“开车第一是安全，速度是其后哦，只有在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再考虑速度。”对于我对她的教育，道理她是明白的，但肢体语言告诉我，她是在拒绝我的说教，她会鼻子里出气“喂”，再就别转头，两眼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了。我觉得老婆对老公“教育”实质上是一种驾驭欲的宣泄，能使她得到一种独特的满足感。

这种“老婆教育”是夫妻之间的润滑剂，是夫妻感情的黏合剂，因为家庭不是法庭，法庭是讲理的地方，家庭是讲情的港湾——当然这些教育也只是两人世界中进行，在公众场合，老婆是个小鸟依人的贤妻良母，哈哈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 百岁夫妻传真经：老头要听老婆的“话”。

宁。1996年我第一次去参展时，中国人还不多见，我们公司的展位夹在密密麻麻的外国公司之间，如一朵怯生生的小花，开放在争奇斗艳、色彩缤纷的百花园里；不过，凭着产品的优良品质和超高性能，我们这朵小花把不少独具慧眼的蜜蜂——商家给吸引了。欧洲商人做生意很讲传统，与美国商人比他们更加内敛和含蓄，连交谈的声音都低一个

key，所以展馆内看上去不那么热闹，其实静水流深，许多生意都在井井有条、按部就班地发生、发展着。

第二次去参展时，我见到了更多的同胞加入参展队伍，再往后，随着中国展商人数的愈加众多，科隆展方专门辟出了一间中国馆。从一朵、几朵零星的小花，到一座盛大的独立花园，我想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产品与服务被世界的认可和欢迎！

很快，上海就将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，到时候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将携带着各自的“绝活儿”，漂洋过海地来到我们国家，国人可以在家门口就尽情浏览与选购五大洲各具特色的精美商品。我为这数十年里中国发生的巨变而点赞，同时，也为做一名合格的进博会东道主而时刻准备着！

看到知乎上有个帖子——“10岁，好朋友是每天形影不离，上学同来，放学同去，共享一份零食；15岁，好朋友是一起逃学打架，一起考试作弊，有妹同把，有难同当；20岁，好朋友是同吃同住，借得动钱，骂得出口；30岁，好朋友是推杯换盏喝残废，掏心掏肺能过命；40岁，好朋友是有空就联系，没空各忙各的；50岁，才发现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，谁也不想被过多地打扰”。短短几句话，道出了现实的残酷，不免戳到了心窝。

人生就是一个在做减法的过程。年少时喜欢交新朋友，习惯待人肝胆相照。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经历了人来人往，大浪淘沙后方才懂得，能交上真正朋友的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和曾经的老朋友渐行渐远，彼此慢慢步入不同的人生态道，有的会有交集，有的却永远平行。

《山河故人》里有句台词，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，好看的皮囊，有趣的灵魂，或者兼而有之……可有多少人潮流水流动的方向，跟你的人生态度保持一致？人群中又有几人能与你在精神上保持同频？

生活本来就已经有那么多事要费心思了，就不要再因为别人委屈自己。明白了这些，就应坦然接受自己当下生活状态，明白平凡如你我不过就是人群中的一颗沙子，大可不必耗尽力气去维系无意义的社交，而是要专注于做更有意义的事情，不断提升自己；要腾出精力，向父母、向家人展露更多的情感和爱。

低质量的社交，不如高质量的独处。余华的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书中有段话，说透了成熟的交友观——我不再装模作样

地拥有很多朋友，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，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。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，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，也不愿以虚情假意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。

一直觉得，不管是朋友还是伴侣，都应该给对方带来正能量，而不是堕落沉浮，拿着负面情绪彼此伤害，更不是为一己之利，曲意逢迎。真正的朋友是和你经历相当、三观相投，你做错了会批评你，做对了会鼓励你，没做好会安慰你，就算把你看透了，认清你最差的样子和所有的缺点，依然对你包容接纳、关心爱护，帮你成为更好的人。

以前总有人说我外表冷淡，感觉很难接近，但我知道并没有，反而我比绝大多数人都纤细敏感。小时候看机器猫的剧场版，每次都哭得不行，因为每次大雄遇见新的朋友到最后都要分别，我为他们的分别而痛哭流涕。五年级那年突然转校，离开一起生活的同学朋友，到了新环境，起初两周我连话都没怎么说。所以，我也很理解那些不合群的人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感情珍贵才不敢轻易倾注，慢慢地内心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茧。

真正的朋友可遇不可求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强求？生命的本质是孤独的，是单向度的交流。学会与自己相处，才是一个成年人必须学会的技能。我们每个人都到这世上走一遭，早晚都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，形式上的丰盈都是短暂且虚妄的。要真实而充实地活着，不为了别人的认同，不为了自己的虚荣。与其巧笑倩兮，讨好他人，不如茕茕孑立、成全自己，来得更简单、更纯粹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去过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展，跨越大洲大洋，把中国的商品与服务送到他国人民面前，也认识和了解了当地风土人情，结交了许多朋友。

第一次是在1991年，我和同事老孙、小郭受公司委派，跟随中国机电商会代表团去西非喀麦隆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。记得当时我们的团队有一百多人，着同一服饰，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。在候机厅里，邻座的一位芬兰老太太是来中国旅游准备回家的，听说我们的行程后说，欢迎以后也来我的国家！

辗转了近三十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达首都雅温得。展览会在当地最大的展馆举行，因为政府提前数月作了宣传，加上中国商人的巨大魅力，前来参观和洽谈的进口商来自远近数百里城乡。当然，带来充足人气的还有普通的非专业观众，每天开门伊始，就有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来看展，他们对每一种商品都爱不释手。到展会的最后，我和同事们说得最多也最熟练的一句法语是：C'est fini (卖完了)！因为展期尚未过半，所有的展样、货品早就销售一空。面对失望无比的观众，我们只能满怀歉意地告诉他们：明年再来！或者请他们去当地零售网点购买。

从驻地到展馆，我们每天都是乘坐大巴车往来，车子在高低起伏的道路上行驶，途中，经过铁皮房密集如鸽子笼般的贫民区，也经过楼房街道繁华的市中心；见到影院门口张贴的李小龙电影海报，也见到长腿的孩子像羚羊一样不知疲倦地奔跑，现在想来，也许那些孩子中后来就出过像奥巴马一样的球星吧。当地人非常

淳朴友好，虽然语言沟通有些障碍，但从他们的微笑和眼神中我们时时感到善意。当然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中国是充满神秘感的。记得有一天，一个半大孩子围着我们挥拳亮掌地比划，他亮晶晶的黑眼睛里带着羞涩和羡慕，了解后才知道，他以为中国人都

住在中建某公司的驻地，那是开罗市内一个小区，环境优美、花木葱茏，每天傍晚的夕阳下，尼罗河水半江瑟瑟半江红，而不远处的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、速度飞快。

在展馆内我遇到了打了很多年交道却从未谋面的一位阿联酋客户。他递上名片的一刻，我们都会心地笑起来，如果配上国外音，那就是：原来你也在这里！可见开罗博览会辐射面之广。我的一位同事也遇到了他的巴勒斯坦老客户。

我们行业内最大的展会是在美国芝加哥，每年8月在那里举行的盛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商、批发商和零售者们。记忆中那座展馆有点类似现在的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，但规模略小，毕竟那是二十年前了。我们的产品很受欢迎，展馆内整天熙熙攘攘、人流不断。我和同事们在工作中早就知道进入美国市场之难，因为对产品要求高、进口手续复杂、连带责任大等等，所以在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，收获还是蛮大的。

参加次数最多的，还属德国科隆展。这座以科隆水、旅游和展览业闻名于世的都市，既干净又安

作垃圾扔在门口的废弃花草。他心疼它们。它们也是生命啊，曾经被欢天喜地供养着，忽然一曰厌了，焉了，就被无情地抛弃了。因为担心被人家看见笑话，他小声地安慰它们，你们等着啊，晚上我来接你们回家。晚上，他专门一阶阶地下楼寻找，有时甚至要找到楼下的垃圾箱里，把那些花啊草啊的抱回家。就在他家的阳台上，郁郁葱葱地茂盛地成长着，这让他心疼，懂他心疼，这叫他心疼的生命。每天临睡前，或睡醒后，他伏身去探望它们，照料它们。他比同龄人至少显年轻五岁，他说这些都拜那些花草们心疼他这个主人所赐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花草们也是生命啊，也是有情物。像心疼孩子那般爱着它们，它们也会以爱的反作用力心疼你，取悦你，让你身心舒泰。心静，是最好的养生。慢下来，用心爱，心情自然好。心疼，是最高级别的生命体验。心中有疼，说明你还年轻。这份敏感，关乎善良，与爱相连。

漂洋过海来看你

张艳阳

像李小龙那样有功夫，想让我们给他指点指点呢。

在长达二十多天的展览中，友好而周到的接待部门考虑到我们的饮食习惯，特意在馆内布置了中式厨房，我们的大厨每天中午给大家做中餐，虽然食材简单有限，但在万里之外吃上热腾腾的饭菜，大家工作起来就更加精力充沛了。

在埃及首都开罗参加的一次展会是博览会性质的，巨大的广场上飘扬着几十个国家的国旗。那时还没有Wi-Fi，手提电话也还很少用，为让各国参展人员方便联络，使用电话卡国际直拨的电话机随处可见，可收发传真和用电脑上网的商务中心也有不少。我们公司一行十多

楼顶不属于宜居区，包括花草。刚刚入伏，楼顶上栽培的一盆喇叭花，仅仅两天的光景，几乎就被早死了。伴它成长的另一盆从生的野草，经不住烈日的烘烤，竟也奄奄一息。清晨，我看得心惊肉跳，收集空调水轻轻地淋落下来，极力装扮成“润物细无声”的雨露。

儿子睡眼惺忪地爬到楼顶，暑假里，他几乎天天都要看看这盆喇叭花。我们从花店里将种子买来，亲手种在盆里。为了让露头的苗儿有个伙伴，连旁边废弃的那盆杂草也移居此处，享受同样探视呵护的待遇。仅仅外出两天，毒辣的日头竟将它们晒成了这样。临街的楼顶，父子面面相觑，只有一个感受：心疼。

站在楼顶的清风里，抚着儿子睡得扁扁的后脑勺，不由得哑然失笑。两个大小男人刚起床就心疼这两盆花花草草，说出去或许会让人笑话。不过，前几天听一位北京作家讲课，他就理直气壮地给文艺人定义：多愁善感，爱憎分明。他住在28楼，为了锻炼身体，天天上下班爬楼梯，沿途关注最多的就是被人家当

作垃圾扔在门口的废弃花草。他心疼它们。它们也是生命啊，曾经被欢天喜地供养着，忽然一曰厌了，焉了，就被无情地抛弃了。因为担心被人家看见笑话，他小声地安慰它们，你们等着啊，晚上我来接你们回家。晚上，他专门一阶阶地下楼寻找，有时甚至要找到楼下的垃圾箱里，把那些花啊草啊的抱回家。就在他家的阳台上，郁郁葱葱地茂盛地成长着，这让他心疼，懂他心疼，这叫他心疼的生命。每天临睡前，或睡醒后，他伏身去探望它们，照料它们。他比同龄人至少显年轻五岁，他说这些都拜那些花草们心疼他这个主人所赐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花草们也是生命啊，也是有情物。像心疼孩子那般爱着它们，它们也会以爱的反作用力心疼你，取悦你，让你身心舒泰。心静，是最好的养生。慢下来，用心爱，心情自然好。心疼，是最高级别的生命体验。心中有疼，说明你还年轻。这份敏感，关乎善良，与爱相连。

林中的勃拉姆斯

王征宇

合秋天。圆号敦厚富于张力，好像不再灼热的秋阳缓缓在释放力量，其上，钢琴如秋风的手，来来去去，抚得树叶翻飞跳舞。那些树叶又是这么好，红红黄黄驳杂，如同善于表现的小提琴。四个乐章，为我们铺叠出复杂的交叉小径，纷繁而又神秘，值得一次次往返。这部作品虽然主打是“圆号”，但事实缠绵在耳朵的并不一定是圆号，就如秋阳下，我们常常为光线勾勒的草须、金箔似的树叶着迷，而惟独忘

心疼

聂学剑

作垃圾扔在门口的废弃花草。他心疼它们。它们也是生命啊，曾经被欢天喜地供养着，忽然一曰厌了，焉了，就被无情地抛弃了。因为担心被人家看见笑话，他小声地安慰它们，你们等着啊，晚上我来接你们回家。晚上，他专门一阶阶地下楼寻找，有时甚至要找到楼下的垃圾箱里，把那些花啊草啊的抱回家。就在他家的阳台上，郁郁葱葱地茂盛地成长着，这让他心疼，懂他心疼，这叫他心疼的生命。每天临睡前，或睡醒后，他伏身去探望它们，照料它们。他比同龄人至少显年轻五岁，他说这些都拜那些花草们心疼他这个主人所赐。

七夕会

掉了阳光

温厚的圆号，如同男人深沉的爱，平凡而专注。他不会用浮夸的语言煽情，他只会默默地抚慰。音乐是勃拉姆斯隐秘的内心世界，创作就是一种释放，是点燃自己，他为此煎熬，又无不是在享受其中的深深孤独。勃拉姆斯大抵被他的同时代人看作保守、笨拙、无趣，然而这似乎是个悖论，沉默内敛的人往往有着最热烈的内心。帮心爱的人养活她的孩子，远远地，用了一辈子的光照。像落日将一条幽凉的河流，照拂得波光粼粼。人世多少激荡和风流最后成虚无，而勃拉姆斯的深情，给世人的感动，比爱的本身更恒久。他的纯粹与执着，对变化无度的当代人，真是一种反讽和警示。

有好友问，你经常一个人在林中漫步，不觉得无趣吗？其实我从来不是一个人，整个秋天，都有勃拉姆斯在陪着我。

雅玩

乐。如果说他的协奏曲、交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张胤